

〔日本〕

大薮春彦著



情欲销魂

柳青译

情 欲 销 魂

大 薮 春 彦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情 欲 销 魂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新华书店总店长春发行所 经销

吉林省第二印刷厂印刷

18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 7 印张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387-1160-0/I. 1147 定价: 10.80 元

内容提要

国际恐怖集团奇迹般的从联邦政府戒备森严的迈阿密监狱中。救走了如困兽般奄奄一息的伪钞专家——黑岛作健，茫然中这个东方男子从此踏上了一条生死追杀的崎岖血路……初获自由的黑岛，在东方女人温柔孱弱的抚慰中，冷漠多年的爱心朦胧复苏；在欧洲女人高大、丰满的肉体吸吮中，他压抑已久的情欲勃勃迸发，两个女人融合的情欲使他意乱情迷，为了钟爱他和他钟爱的女人，他在血海中拼杀、在逃亡中数次遭劫难。而恐怖组织阴险、残暴利用和联邦调查局如网一样追捕，使他在销魂中失了两个心爱的女人，最终陷入了复仇还情的火拼中……

目录

1. 浑沌大逃亡..... (1)
2. 黑色的诱惑..... (4)
3. 父爱没有色彩..... (11)
4. 杀手的微笑..... (17)
5. 花都诱惑..... (27)
6. 欲无止境..... (38)
7. 香都黑网..... (48)
8. 与合众国对播..... (60)
9. 流放地和海盗..... (66)
10. 花都决战..... (78)
11. 活动炸弹..... (95)
12. 电光骑士..... (102)

-
13. 与合众国对擂;第二回合..... (109)
14. 支那热线 (127)
15. 燃烧的燕尾服 (134)
16. 枪口通地狱 (144)
17. 雄性之刃 (155)
18. 芳心荡漾 (167)
19. 情欲双失 (175)
20. 芳心虎威 (189)
21. 女人泪如血 (201)
22. 人生啊,真谛何在? (208)

1、浑浊大逃亡

黑岛作健在合众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莱弗尔得监狱中，象头奄奄一息的野兽，被缚练在金属织起的网里。这样的日子里差不多已三年了。

监狱看守罗杰·尤里那皮肤粗糙不断散发着洋葱虐待狂的脸，已渐渐地被他熟悉了。有时罗杰·尤里会从铁栏杆后面向他发出和蔼的微笑，这是一种使他不寒而栗的微笑。

还有着头顶上那片雪白的天花板，到了晚上，黑岛作健象爷望天空那样呆呆地看着它，虽然太阳和星星并不在上面出现，然而他抱着这样的希望。自从一九八〇年三月因伪造护照和诈骗罪被联邦法院判了五年徒刑以来，他一直期待着能真正看到天空。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一。

黑岛作健和其他囚犯一起，开始了饭后在院内的散步。罗杰·尤里和另外两狱警在旁边监视着。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星辰和新月悠闲地拴在夜幕之上。忽然一阵直升飞机的轰鸣声从黑岛作健的身后传来。三个狱警紧张地拔出手枪，环顾四周夜空，但显然什么也没看到——一座高高的废弃不用的塔楼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罗杰·尤里没能注意到，一支 M16 步枪的枪口像幽灵似地从塔楼后面瞄准了自己，在轻轻的一声震响之后，罗杰·尤里仿佛被人朝背上打了一拳似的，悄然倒下。几乎同时，另外两个也被击倒了。随之，猛烈射来的枪弹堵住了警察向院子冲出的门口。

“黑岛作健！黑岛作健！”那个躲在破塔楼后面的家伙用扩音器大声喊着，但不时被打来的枪声中断，“请抓住飞机缆绳！”

黑岛作健慢慢地扬起脑袋，费力地运转起他那几乎麻痹了的大脑神经，以求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他迟缓地意识到，他将在一根缆绳的帮助下获得自由。

刺耳的报警声响彻监狱。黑岛作健知道，狱警是不会向直升机射击的，因为他们害怕在监狱上空的爆炸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M16 自动步枪向警察发出了欢快的子弹。

那架身躯瘦弱的军绿色的贝尔 309 型直升飞机低垂着飞到黑岛作健的头顶。黑岛作健几乎可以感到了象手臂一样挥动的螺旋桨扫来的强烈气流。一根缆绳正在他眼前晃动，他马上牢牢地抓住了它。时间不容许他再思考什么了，他紧紧地抓着，被迅速地吊上了直升机，他看到囚犯勒洛埃·哈特同时奔过来，也想抓住缆绳，但晚了，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腿。他晃了晃，用绝望和愤怒的目光看着直升机钻入夜色——这是一个屡次越狱不成的重犯，由于这个原故，他从特伦顿监狱^①，转到休尔威赞监狱^②。最后关押在莱弗尔得。他老想摆脱那种吃不到新鲜蔬菜和炖金鱼的囚禁生活，然而一直失败。

黑岛作健看着勒洛埃·哈特跑着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随之在他心中涌出一般难以名状的古怪感觉。他已

① 美国新泽西州的一所监狱

②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监狱

习惯将莱费尔看着成自己的美洲大陆上临时搭建的家园，加然罗杰·尤里的微笑里常常隐藏着凶兆，但两年多米他早已适应了，并且会不由自主地欢迎他的微笑——是乞求对堕落灵魂的惩罚以换取灵魂的那份重负的减轻么？也许是，也许不是，因为他时常不愿承认自己是堕落。他认为这是他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

旁边那个枪手正用奇怪的目光看着这位东方男子，他或许感到这位男子正在试图摆脱那些往日混合物在身上留下的烙印，他感到应该欣喜，因为他使他自由了。“你们打算怎么办？”他听列他自己蠕动着因紧张而显得枯干的嘴唇发出的话语。

“送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请放松一下吧，我们就要降落了。”枪手安详地笑了笑。“我叫比利^①比利，黑岛作健先生。”

黑岛作健闭上眼睛，心想任他们去吧，虽然他极想知道这是一伙怎样的强盗，为什么动用直升飞机将他劫持出狱。想他又不愿去问这个比利。

片刻之后，直升飞机摇摇晃晃地降落了一条公路的旁边。小子比利拉着黑岛作健迅速地奔向停在灌木丛后的大众牌汽车。他们丢掉飞机，在汽车排出的废气中急驶而去，消失在迈阿密的高速公路上。

在第二天的早晨电视新闻中，出现象电影道具那样安静地躺在草坪上的贝尔 309 直升机：播音员用那种不带表情的声音读着手上的稿子。

监狱当局只能看着来自亚洲的伪版专家黑岛作健乘着飞机逃向自由的蓝天。三十五分钟后，迈阿密警方发现了越狱去在公路旁的那架直升机。警方只能判定逃犯为了逃避追捕，便换乘汽车，朝北方流窜。警方已加强了对所有公路及附近港口和机场的警戒。

黑岛作健发现自己可笑地成了西部警匪片中令人称羨的人物了。

① 小子比利是威廉·破反的绰号，他是美国西部智勇双全的强盗

2、黑色的诱惑

命运象梦魔那样紧紧地缠着黑岛作健；他有时怀疑自己是否学得太多了，也许无知才能避免倒霉。然而现在他却成了一个警察追捕的逃犯，现实真是一个美妙的故事。他不是个易于退却和畏惧的人，他相信凭借自己的意志可以攫取到整个世界，这一点通过他父亲的身体力行证明了。父亲年轻时是个潦倒的人，但今日如此显赫，其中的原故他略知一二。父亲教给他的是谨小慎微，然而他七一年留学西德后，没有如期望的那样成为父亲同类型的人物。

按着这种方式演绎，黑岛作健也不会对自己的遭际感到有什么值得惊诧的。不过，他此时惊诧的，那个几乎有些眼熟了的黑色别针象神话似地出现在他的视线中，这使他的疑惑加深了：为什么要救他？这只黑色别针优雅地缀在比利的土红色斜纹领带上，但他回忆不起来，如同一个精神病人欲寻答案而显得茫然——关于黑别针及其他，皆是他苦苦地努力去忘却的。那些东西是令他骇怕的。小子比利显然看到了他额头上淌下的汗珠。他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从壁橱里取出一瓶杜松子酒，倒在杯里递给他。他一饮而尽，似乎此刻浑身干燥得裂了开来。在阒寂的客厅里，黑岛作健感到

一种从末有过的惬意的字根表。这段无甚烦扰的时间够他思索一切问题，但他不愿，他必须享受一下。

哗的一声，窗帘被用力地拉开了。他的眼珠象受惊的兔子那般急忙逃逸到眼脸后面，强烈的来自东边初上的太阳光芒使他无法马上适应。

黑岛作健听到一阵脚步声从地毯上轻轻地移了过来。他直起身子，睁开困惑的双眼。

这是一个魁梧的身人，身高六尺左右，依他相貌而言，恐怕不能算壮年人了；但脸色显然保养得很好看。

“您好，黑岛作健，”他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微笑着，“如果先自我介绍，那会使您痛苦的——谁都不愿留恋那一段被剪去羽翼而失掉自己的日子的。我是西班牙人，移民的后代，是刺，老了！但看上去是老了些，也许还年轻着呢，喂，比利，给黑岛作健换葡萄酒，要法国红酒——我滴酒不沾，也没有吸尼古丁自戕的嗜好，相信我的灵魂和肉体都是健康的。”

黑岛作健默默地凝望着这个说话有些神经质的古怪的老人——他觉得他是“老人”。

“我不是清教徒，也不是禁酒团的后代，但我酷爱自由，当然，也爱财富，可我决不会成为一个惯偷或抢劫犯——方法不同，目的却是相同的。“您想告诉我什么？”黑岛作健有些不耐烦，他插了一句。他发现“老我”考究的领带上也有一枚黑色别针，他觉得有几分面熟。

“别急，黑岛作健先生，我决不会让您感到焦急的、虽然我现在的确让您焦急了，我的话就象一部充满血腥气和悬念的传说，虽然容易使人急躁，可毕竟是能让您安安静静地听完了。您一定看到了我领带上的黑色别针了吧？”他的口气令黑岛作健觉得他是个观察敏锐自信颇盛的人。

黑岛作健点点头。他心里暗笑，他确认是在跟着他那喋喋不休的话在走。

“哦，您注意到了——可是否因此而想到什么？”

黑岛作健摇摇头。与其说他没有想，不如说是不愿去回想。

“记得您曾跟我说起过您的年轻漂亮的妻子，也许她现在已经成了母亲，”“老人”慢慢他说着，眼光仿佛在空气中捕捉着什么。“不过她已经离开了您。”“那是在莱弗尔得监狱！”黑岛作健几乎要站了起来。“老人”的话使他记忆深处的积淀重又泛了上来。

“对，对，不错，我就是J·M，朱利安·莫姆。很遗憾，您对黑色别针的印象太差了！黑岛作健先生后来我被保释了出去——我是一个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总之，莫姆决非罪犯。我曾说过辛努海是如何被国王封为伊马古^①的故事，您记得吗？国王说，辛努海！您老了！朕让您入葬时有了仪仗，有祭坛，有白石砌成的金字塔！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得到的荣誉！”

“我想起来了，”黑岛作健平静他说。那是在他初来莱弗尔得监狱见到的第一个犯人，这个自称历史学家的人消除了他最初的失去的自由的恐惧和不安。对，就是眼前这个人，这个相貌平平常常的美国人，不，应该说是西班牙人。

“当则我很快就注意上您了，黑岛作健先生，我才不管什么中国人、日本人呢。喂，比利，拉上窗帘，我要让黑岛作健先生回到一九七九年的迈阿密！”

黑岛作健不知莫姆想搞什么名堂，只是不动声色默默地看着“小子比利”扯上窗帘，遮盖了最后一丝光线。比利打开了电视机。黑岛作健注意到了那个警车窜来窜去的场面。

“请了解一下PQ吧，这个以法兰西下级军官团的黑别^②作为等志的团体，这旨如何在一九七九年被合众国所扼杀。

① 伊马古，古代埃及的臣下或宠臣特指，有特权的国成皇帝及朝臣百官

② 1815至1816年，法国一些下级军官组织秘密团体，谋叛法法旁王朝，他们每人在领结上佩戴一枚黑色别针，作为标记

的。”莫姆用暗哑的噪音说道，“看吧，这个国家是多么残忍和无情。这就是美国。当我们在可怜地以某种方式觅食时，它象鬣狗那样恶狠狠地扑上来，毫不留情地咬噬着我们。”电视新闻录像放出了解说词。

“七月十一日早晚十一时，警方秘密地突击搜捕了PQ总部大楼及PQ首脑，摧毁了国际犯罪集团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基地。核集团首要分子威廉·罗斯伯和特雷·西蒙兹已当场被抓获，另一首要分子多米尼克·马罗礼目前正在追缉……”

“马罗礼死了，我的罗马礼，他就为父亲而死的。”莫姆喃喃自语。黑岛作健在微弱的光亮中瞧见朱利安·莫姆时眼中似乎含着眼泪。真是个古怪的家伙！他想。

“我害怕失去，”莫姆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沮丧和胆小的孩子，“黑岛作健先生，您得帮我，这用不着化您多大的气力。”

“什么意见？”黑岛作健面对明净的窗口，眯起了眼睛。

“三天以后我会告诉您的，您究竟需要干些什么。”

“好吧。”黑岛作健点点头，他不会叫自己去干掉什么冤家的吧，不是这块料，邻子手的有是。

“PQ需要重振雄风。”莫姆象打了一针似的又变得和先前一样亢奋，“我们打算占领整个岛①的玩具和体育用品零售市场，日前蓝衣帮、占领了市场的百分之六十七，几乎可以垄断了，我得鼓足干劲那些旅游者统统到佛罗里达富有性感的海滩上来，他们可以使用美国旅游支票购买海上运动器材，注意，黑岛作健先生，这些玩意儿要比蓝衣帮卖得便宜多了。”

“但愿我能使您成功，”黑岛作健脑中始终存在着这个疑问，难道莫姆先生遴选不出更合适的人了么？”

“莫姆望着他，点点着，他似乎不愿再说什么解释的话了。

① 指佛罗里达岛

他慢慢地跑到书桌边，从抽屉里取出一份中文报纸。

“当然，把您从莱弗尔得监狱里劫出来决非仅仅为了我，我也精通东方文明史，在那里，父亲是象征，如同原始时期的图腾那样受人崇拜，皇帝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父亲，到处都是父亲的影子！请听这段消息，”他轻声地读了起来，“本报四月二十九日落桑电，前黑岛雄一因患动脉硬化，目前正在此间治疗，据主任医生称，这位显赫人物健康状况已刻了令人绝望的境地，估计不久人世。黑岛在日本及加拿大之亲属已抵落桑探望。据消息灵通人士说，黑岛次子黑岛作健现正在美国的佛州某监狱服刑……”

莫姆读完，抬着瞥了一眼黑岛作健。黑岛作健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抢过报纸——与其说是父亲不幸的消息使他悲戚，毋宁说这仅仅是他出狱后第一次闻见亲人的情况，而无论这消息令他悲戚还是欣喜。然而千真万确，第一次竟是不幸的，他呆呆地竣坐在沙发上。他曾经恨过他的父亲，因为父亲培养了一个懦弱、胆怯，毫无冒险精神的儿子；因为父亲曾经狠狠地打过他的屁股——他还记得很清楚，直到现在，他吃饭时下意识地双膝并拢，脚移都不移，相反，父亲要比他结实得多，高大得多，而他却是羸弱的，胆怯的，从来不是一个英雄。在孩童时代，他的眼里，父亲等于暴君；父亲的影子恐怖地掩盖着一切，尤其母亲死后，父亲变得孤僻了，象一只失爱者的猛兽，以暴怒的吼声来加深爱的记忆，他曾经诅咒父亲，今天倒被自己咒着了——一个孤零零的老人正在异乡度过他人生最后的几天。

“今天晚上您飞瑞士洛桑去见您父亲，”莫姆富有变幻的语调打破了黑岛作健脑中一片麻木的空白，“我也是一个父亲，可以理解做父亲的最后的愿望和心情——让他安然地离开吧，象一个载载的散步者，毫无场息，心满意足地走进天堂之门。”

莫姆带着一种古怪味儿轻轻地说着。

作健此时已不再惧怕这个千里以外处于弥留之际的父亲，虽然他对三年前由父亲包办的婚姻一直耿耿于怀——一个他所不爱的女人嫁给了他，因为她是海军少将的女儿；于是，那另一个女人离开了他，也许这个女人并不爱他——痛苦的是他清楚地知道她为什么不爱他！他要诅咒父亲。这个女人是德国人卡拉·梅维乌斯。

这是个高大、丰满而性感的女人，细若凝脂的白色皮肤，布满了被情欲燃烧的红晕，作爱时喜欢坐在男人身上疯狂的扭动着臀部，而后使劲地揉着乳房，嘴里发出“噢咿呀呀”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黑岛作健脑海里涌出的是一幅奇异的画面，——一个高大丰满的欧洲女人骑在瘦小的亚洲男人身边，疯狂的发泄情欲，然而对作健来说，这个女人以这种欧洲式的情爱给予他无限的欢畅，无比的享受，使他近乎忘却了在东京银座夜总会里那些娇小却毫无刺激的日本女人。

不久，这段爱情被无情的斩断了……

甚至可是说，他父亲夺走了儿子的幸福。然而这个令他窒息的时刻，冲走了往昔的大部分的怨恨。他意识到他应该去理解自己的父亲。他决定去洛桑——也许父亲正因为没最后一次见到他而不愿阖上眼睛。

朱利安·莫姆仿佛察沉了他那翻动不安的波澜的内心世。同样，对于作健，莫姆也怀着一种古怪的心理，就象面对尖耳大眼的外星人。

“那就不再改变了，黑岛作健先生。但请记住，我不愿和您说什么代价之类的字眼儿，您三天以后，必须听从比利的安排。您看来不会明白，我为什么会在您服刑期以前恢复您的自由，以后会知道的。”莫姆抚摸了一下领给黑色的别针，脸转向窗外——一切都象编制好了程序那样转动了起来。

“喂，查理，别这样玩狗，不许虐待它！”

室外有些泛黄的草坪上，一个漂亮的男孩子正拥着小狗

的四脚正捆着小狗的四脚拖它。听到父亲的喊着，查理无可奈何地替小狗松了绑，他脸上显出了不乐意的神情，似乎很反对父亲的干涉。

“我的个儿子，”他转过身去，对作健笑着说，“他母亲把他宠坏了。”作健沉吟不语，他在想他那个妻子，也许自己的儿子已经会学着走路了，也许这个小小的万物的灵长正在试图说出人类的声音。他要找到儿子——儿子长得会象谁呢？

3、父爱没有色彩

每一天这个世界都在悄悄地改变着自己的面貌，作健也不例外。他感到多少有些荒唐。一九八三十月十三日晚上，他由乔·化利和西·马文陪着，坐上了穿越大西洋的波音747客机；一种不安全的阴影笼罩着他的心身。过了没多久，沉沉的天空忽然下起雨来——他真想跳下飞机在机场上走一圈，但他发现机桥旁的那个魁梧的警察正在用和蔼目光扫视着他，他觉得警察在掩饰着什么。他低着脑袋，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

安排得十分好——他们没有直接从迈阿密机场乘机，而是来到了距迈阿密两百多公里以外的奥兰多。作健的护照姓名是蒂莫西·周，一位供职于加拿大多伦多丁顿橡胶制品公司的调研员。

进入机舱时，他们又在金属探测器前接受了一次检查；当确定他们上并无武器时，警察温文尔雅地请他们签票上机。作健显然很紧张，不时地用手绢擦着额头。那些警察如果不是带着客气的微笑的话，他一定会将他们误认为躺在莱弗尔得潮湿的地上罗杰·尤里那张死人般的、虐待狂的脸。这些联想使他不由得颤栗起来。